

# 《世逐》

中文系四年級  
臣

一、

這年頭到處鬧旱，咱們走著走著，發現傳言中的所謂朱門也沒有多少酒肉了——起初他們幾個月還有兩三頓食得上肉，後來乾脆都改成食素。俺師兄弟仨不覺有啥子不對，師父倒是老大個不樂意。今兒他一個勁兒瞅著二師兄討……嗯……化緣回來的吃食。師父不作聲。

二師兄化回來了小半鉢兒的稀粥和一、二、三……比昨天又少了一根鹹菜。師父不作聲。

那幾根扭成麻花般的鹹菜，黃得發苦、黑的發愁。大師兄注視師父，雙手暗暗環抱著頭。師父不作聲，下了馬便接過鉢兒唸經。正是出家人食飯喝水前總要唸一遍的「往生咒」。大師兄長嘯一聲又自把玩他的金箍棒。自俺隨了師父，往生咒前前後後唸了該有一千七百多遍了。經文背得都熟，不過俺總學不到他那牙不移、唇不動，卻能唸得鑿鑿有聲、咬牙切齒的功夫。

經文唸過，師父更像大慈大悲的菩薩了。

師父吃完了齋飯，喝了足足三大鉢水。跑了三趟腿的二師兄，一股子汗水和一肚子歪理止不住地湧出來了。天下人改吃素，天下之大吉，出家人的不吉啊！大師兄聽了，劈頭就罵他。呆子，你討罵呢，世人不吃葷便吃素唄！難不成為了吃肉還吃上人了？他們一路上吵得是駕輕就熟，甚至每天都有點躍躍欲試，不辯明個張三李四、蘿蔔青菜休想得到清靜。俺和師父都不作聲。

你這弼馬溫懂個啥？二師兄向來耐不住性子，也和大師兄一句句素齋當先讓給出家人、上天有好生之德地鬥在一塊兒。俺和師父還是不作聲，俺只擔著行李。龍馬一直不滿似的連打響鼻，不過它的腳還是不停的走著，徐徐的、有度的、不快又不慢，仍然向西。俺擔著行李小跑。咱們繼續走著，大約五里來路，天剛入黑時，大師兄、二師兄總算是消停了，這還是師父以緊箍咒要脅的結果。俺剛放下行李拴好龍馬，便聽探路的大師兄找到一戶好心人家。真虧得他每次出馬借宿的人家都會忙不迭地歡迎咱們。俺正感嘆之際，那邊廂大師兄已掏著耳朵向師父邀功去了。

二、

師父睡了，在床上夢囈似的宣了聲「阿彌陀佛」又翻了身；大師兄睡了，手環在腦後、腳翹了二郎腿在草蓆上好夢正酣；二師兄自然也睡了，在地上左右各摟個包袱，涎著嘴不停叫著憐憐、愛愛；而俺……還沒睡，這是第一百三十七遍失眠了。願意留四個和尚借宿的人家本來就不多，自也不能奢求師父、師兄睡下後還能有俺的一榻之地。俺的眼光一直在二師兄左豬蹄摟的包袱上。

# 文苑

俺手一撩，師父楊角的袈裟輕巧地飄了來。

一指，那袈裟鑽到了二師兄手裡，惹出了幾聲恣意的浪笑。笑音未落，俺便把包袱換回來了。包袱有一嬰兒大小，卻輕如無物。這天上的物件，畢竟不同凡物，那是俺的包袱，絕不是哪門子叫憐憐、愛愛的花姑娘比得了！也絕不是二師兄能用豬鼻子拱著的。它就該待在俺的懷中，緩緩和俺睡去……

三、

天庭三千年一次的人蔘果會剛結束，那心急火燎的太白金星便急著下凡。如非我及時撥開簾子，他非得狠狠地撞上那重六千九百三十四斤的開光檀香木珠簾不可。他甚至不曉得動身之際落下了一本凡間的詞集在我的雲頭上。

這金星老兒，也忒為老不尊了！這句自是在心裡講，不然光是他到玉帝那兒嚼的舌根子便夠我受的。

回了仙府，我終捺不住翻了那詞集。

簾外芭蕉三兩窠……一掀，沒有芭蕉，只有開著不凋花兒的鐵樹。簾外落花閒不掃……一掀，地上哪能有落花呢？仙女姐姐散的花落地即化，人間方才有彩雲。簾外瀟瀟微雨做輕寒……再掀，哪有雨呢？遠山秋色捲簾看？不用掀也知道沒有！

人間的詞集寫得真是……我輕笑，笑得開懷，凡人捲的簾如何能比天上的呢？啊！今天朝上捲簾使了個挑字訣，明兒得使個什麼法兒才好呢？我如此想著，一邊用北冥之水洗擦我的戰甲。它愈發晶光四射。光映著衣櫃裡的另外九百九十九件甲冑，照出許多個我。我也面上有光。

四、

散朝！玉帝莊嚴地道。玉帝聲音並不宏亮，甚至有點兒虛。然而法力使然，眾仙皆聞。臣等告退。眾仙班以太白金星、托塔天王為首飄離朝堂，雲頭井然。眾人散去，玉帝也是坐如鐘。他不作聲，我自也不敢作聲。良久，也許是終於把聽得膩了的吹捧消化了，玉帝道了聲，擺駕月宮。手回，簾落，重四千三百斤的深海珍珠簾被放下，沒有一點兒聲響。正如我在天庭的日子，也修練得如我捲的簾般，沒有半點兒聲息……

散朝！玉帝莊嚴地道。臣等告退。擺駕月宮。我放下捲起的簾，如揮臂使，沒有聲響。

散朝！玉帝道。臣等告退。擺駕月宮。放下捲起的簾，無聲無息。

散朝！臣等告退。擺駕王母的坤寧宮。放下簾，寂然……周而復始。咦？是有什麼不一樣嗎？

五、

不知哪年哪月哪天哪個時辰，驀地，兩束金光自下界而來，射穿雲層，衝破雲霄，直貫斗府！太白金星腳下打了滑，險些掉下雲頭；巨靈神目光一炫，手上斧子劈了在地，與靴尖差之毫釐；托塔天王的七寶玲瓏塔紋絲不動，在桌上綻放寶氣珠光，托塔天王則一個箭步衝上殿前，小心攙起跌落寶座的玉帝……我一手扶正頭盔，一手暗運法力平息珠簾的躁動。第一次，下界有人讓這裡起了漣漪。

六、

玉帝一手捶在龍椅上。斷容不得他放肆，得收他！太白金星捋著鬍子步出仙班，陛下可以容他……容「他」以後，玉帝雙眉皺得讓王母痛心。

這次斷容不得他胡作非為！定要滅殺此獠！

陛下。太白金星捋著鬍子再步出仙班。臣以為不妨再容他一遍……再容「他」以後，我便迎來了喬遷之喜，玉帝下旨著我搬到南天門後十個雲頭處。住處的確比不得往日寬敞，但距靈宵寶殿近啊！明兒上朝穿哪件盔甲呢？百煉亮銀鎖子甲？還是千鍛青銅明光鎧……後來聽說我的仙府好像改了個名兒叫「齊天大聖府」。

七、

我沒有見過「他」。玉帝曾怒目圓瞪地罵「他」妖猴，王母曾一臉不屑地說「他」孽畜。不過，這與我捲的簾何干呢？簾捲簾舒間，一剎那從簾外透進的明霞照穿大殿上的龍涎香，映出漫在殿裡若隱若現的煙絲。霞閃霞沒，轉瞬又復不見，唯一多了的便是一個煞星立在殿中，睥睨眾仙。弩張的毛髮幾欲把他的戰甲撐大一圈，一雙眸子透著滔天熾烈。大殿的珠簾首當其衝，躁動難息。他的目光狠狠矚著玉帝王母。

他們對罵。嗯。他們對罵。嗯。他們吵得挺兇。嗯。玉帝站起來鬧。嗯。那猴抄起一根棒子。嗯……什麼！我的降妖寶杖早就埋在戰甲堆中了。情急之際，我扯下手邊珠簾，一把珠子就往那妖猴飛擲而去。那潑猴的棒舞得潑水不進，咄！一物連同珠子被擊的粉碎，亮晶晶的碎片濺了個滿天滿地！四大天王一擁而上，持國增長各施法寶神通攻向那妖猴；廣目多聞一個護著王母娘娘，一個手抱她那丈餘長的裙擺便退出大殿。那潑猴以一己之力迎戰巨靈金吒，如戲耍嬰孩一般遊刃有餘。邊上圍著的二十八宿、九曜星官、十二元辰、五方揭諦掀了桌子，齊喊砍他！

他們衝上去！他們砸兵刃！噹——妖猴的鐵棒舞得滴水不漏，天庭群仙眾將，竟無一人能近得了身。陣中不時傳出一聲哀號，隨即便是一道仙影被打飛出來，碰得殿內牆破柱歪。直到巨靈神砰地一聲摔在眾天將中間，他們才發現那煞星在一片混亂中已自不見。妖猴呢？快快出來受死！他們四處張望。

報！殿外有人跌跌撞撞來報，眾人頓時一凜。待聽到那猴頭化作一道金光直奔下界而去，又長吁一口氣。眾天將驚覺這個姿態不對，忙又破口大罵起來。

王母娘娘自後殿探出頭來，回到大殿，看著一片狼籍的蟠桃會，一張臉如熟得發漲的蟠桃。她來到大殿中央，腳下咔嚓一聲。王母娘娘一低頭，瞥見地上的琉璃碎片。是哪位卿家扔出的琉璃盞救了本宮與陛下呢？語畢她一擺衣袖，那雍容華貴的王母重回眾仙眼前。一句問話，嗓音如百靈，她的玉冠早在剛才的混亂中摔壞了，露出面紗後的真容。或許權位總善於替人多鏤上些歲月，王母娘娘是一華貴婦人模樣，也一如大多位高者的正妻，算不上絕色麗人。冷靜後的她卻自有一份久經雕琢的雍容氣度，一言足使眾仙爭相邀功。

啟稟娘娘，正是微臣所為！娘娘明察，臣才是扔盞之人！是我！是我！

邀功之聲稍落，王母娘娘方續道。那可是本宮最心愛之物呢。她說得好不輕描淡寫，殿上諸人卻噤若寒蟬。頃刻，不知誰又開口。啟稟娘娘，正是微臣身邊之人所為！娘娘明察，臣不是扔盞之人！是他！不是我！推得那個叫一乾二淨。

王母娘娘明明身在局中，卻最像是一乾二淨的那位。都靜靜。王母把頭轉向玉帝。不知陛下和嫦娥仙子可有看見？眾仙這時方發現玉帝略略擁腫的身軀後還藏了嫦娥仙子！玉帝略略慌亂。嫦娥仙子不動聲息地朝無簾在手的我努了努嘴唇，絕美的容色在嘴角的一牽之下盡顯月的絕代風華——清冷幽靜、淡漠神秘、勾人心魄。

然後？俺便在流沙河了。說也奇怪，倒是讓俺尋著了好多琉璃盞的碎片兒。俺等啊尋啊，卻等到了個師父，也等到了兩個師兄。

八、

金星！快請如來佛祖！玉帝從他的寶座後探出頭來，聲嘶力竭的大喊。

臭老頭！猴子跳過去，一把揪住了他的衣領。你怎麼就會這一句？都五百年了，你還是毫無長進。一甩手，玉帝被拋在了空中，如風箏斷線。

一切幾如五百年前。

可這次俺跳出去把玉帝接住了。玉帝驚魂稍定。你在哪作事？我定要賞你。

俺跪下，連連磕頭。玉帝在上，臣唯一夙願，望能重返天庭！哦？玉帝挑了挑眉。這麼說你是個犯過天條的？他的語氣淡了幾分。俺顫抖著從懷中掏出了那包袱，壓根沒理會身周的刀光劍影。包袱攤開，正是一個滿是裂紋的琉璃盞。

臣日夜搜尋灑落在世間各處的琉璃碎片，終於將其補好。俺是真的自豪，說話間，玉帝動用咫尺天涯的神通，瞬間便飛離了金殿老遠，還好俺追上了。

哦？這也能讓你找回來，還能把粉碎的盞拼好。不錯不錯。玉帝不時瞄往大殿方向。

不敢不敢，俺在下界找了整整五百年啊！若非……你剛才說什麼！你說『俺』？

該死！我急得就在雲頭上磕頭。陛下恕罪、陛下恕罪。臣一時愚魯，罪該萬死！

說時遲，那時快，那猴子翻著筋斗一棒自玉帝身後掄來。俺閃身力挺降妖寶杖一架，被猴子一棒打的虎口劇痛、直飛出去，手中的琉璃盞也飛到空中……別！俺絕不容它再碎了！俺乘著退勢往那盞撲去，一個爐火純青的捲字訣接住那盞，死死護在懷裡。一群不知剛才哪裡打著醬油的天兵天將衝上來與乘勝追擊的猴子交手，踏過了玉帝破了的龍袍，踏過俺無盔甲的背，踏過俺口裡流出的血……嗯，這次……絕不放……手……

九、

師父睡了，在床上夢囈似的宣了聲「善哉善哉」又翻了身；大師兄睡了，手環在腦後、腳翹了二郎腿在草蓆上好夢正酣；二師兄睡了，在地上左右各摟個包袱，涎著嘴不停叫著珍珍、巧巧；他們和俺自己也看不見那嬰兒大小的包袱被抱得很緊、很緊……

窗外最後一丁點兒月光也被嫦娥喚來的黑雲攏起來蓋住，四野盡成墨沼，上天俱無路，卜天欠星月。自絕地天通，回天已乏術。只不知那烏雲之上，有多少清平盛世、有多少不堪見光了。